

■史海钩沉

诗仙李白
为何“抄袭”自己？

一谈起庐山瀑布,人们会很自然地想到李白的《望庐山瀑布》绝句:“日照香炉生紫烟,遥看瀑布挂前川。飞流直下三千尺,疑是银河落九天。”在描写庐山瀑布,乃至描写其他所有瀑布的古今诗篇中,此诗影响最大。宋代文豪苏轼就直言,《望庐山瀑布》是首屈一指的杰作,“帝遣银河一派垂,古来唯有谪仙词”。后人对此诗的效法借鉴之多,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。

李白的这首《望庐山瀑布》还影响到了国外。朝鲜王朝时期女诗人黄真伊写下《朴渊瀑布》诗云:一派长川喷壑壑,龙湫百仞水淙淙。飞泉倒泻凝银汉,怒瀑横垂宛白虹。雹乱霆驰弥洞府,珠零玉碎彻晴空。游人莫到庐山胜,须识天磨冠海东。这里面,“飞泉倒泻凝银汉”,显然化用了“疑是银河落九天”的意象。

现代七律诗《题冰壶洞》云:银河倒泻入冰壶,道是龙宫信是诬。满壁珠玑飞作雨,一天星斗化为无。瞬看新月轮轮饱,长有惊雷阵阵呼。压倒双龙何足异,钦崎此景域中孤。这是1964年5月郭沫若在游览浙江金华北山上的冰壶洞后所作,堪称郭沫若写景律诗中的杰作。首句“银河倒泻入冰壶”,同样也是化用“疑是银河落九天”的意象。

不过,《望庐山瀑布》对后世的影响虽然很大,但严苛一点说还谈不上真正的“首发原创”。诗中不少意象,其实在前人作品中已有过了:“日照香炉生紫烟”——“香炉吐云以像烟”(晋支昙谛《庐山赋》);“遥看瀑布挂前川”——“瀑布挂中天”(南朝陈刘珊《登庐山》);“疑是银河落九天”——“旋渊抱星汉”(南朝宋鲍照《从登香炉峰》)。

借鉴前人的创新成果,是文学创作所允许的,有时也是必要的。但如果是雷同,那性质就变了。我们不妨看看另一首写庐山瀑布的诗(片段):“西登香炉峰,南见瀑布水。挂流三百丈,喷壑数十里。歛如飞电来,隐若白虹起。初惊河汉落,半洒云天里。”这几句与《望庐山瀑布》雷同:“三千尺”换成“三百丈”,一点不差;“银河”换成“河汉”,“九天”换成“云天”,同义词转换;“香炉”还是那个“香炉”,“瀑布”还是那个“瀑布”,“落”还是那个“落”,“挂”还是那个“挂”,恐难脱抄袭之嫌?

如果这首五言诗在前呢?那涉嫌抄袭的就是李白的七言诗《望庐山瀑布》。好在,这首五言诗也是李白所作,等于抄袭自己。对此,后人诗评云:前首挂流三百丈,后首飞流三千尺。李白堪称算博士,前算后算不差尺。初惊瀑布河汉落,如同半洒云天里。后疑银河落九天,诗仙抄袭抄自己。

摘自《解放日报》



胡同里最后的国营副食店

为变迁中的北京 留住老胡同的回忆

□肖复兴

什么有名?每一头糖蒜个头大小非常匀称,一两二三,七八头必然是一斤。另外,夏至前三天起蒜,新鲜蒜头要带着泥直接送到六必居。为什么?保鲜啊,然后再来腌制,这样蒜就特别脆、特别鲜。我买的这半斤蒜里头,大小都有,不像过去那样个头匀称了,但味道还不错,比别处好吃。

改造一新的四合院

一街之隔,是前门大街。六必居在前门大街的西边,东边就是鲜鱼口。进了鲜鱼口,往前走不远就是草厂横胡同。草厂胡同一共是十条,头条到十条。这十条胡同都是斜的,因为当时护城河河水泛滥,流向了三里河,为排水泄洪,挖了一个排水河道,河道是斜的,胡同也就是斜的。现在河道没了,胡同还是斜的。

我从草厂三条进去,到了四条和五条之间,地面忽然变得特别平整,灰砖铺就,还有下水漏斗设施,迎面而来的都是时髦的年轻人。以前这里除了老头老太太,很少有年轻人来,也没的吃、没的喝、没的玩儿,我觉得非常奇怪。胡同很窄,拉着横幅,被人挂上了很多彩色小旗,仔细一看,上面写着“北京国际设计周”。

再往里面瞧,有几个独门独户的小四合院被改造一新。明厨明卫,玻璃落地窗,一头到顶。有阶梯可以通往楼上,房顶上搭了个平台,平台上可喝茶可望远。这些四合院显然是“北京国际设计周”的产品,也就是说,将来

的四合院,可能要改造成这样。

用笔记录胡同过去和历史

又往前走几步,是一个老四合院,叫宝庆会馆。小时候我常去,好多人我都认识。进到会馆之后,发现一半已经拆了,几个老街坊正聊天,谈拆迁,谈怎么跟拆迁公司谈判要钱。

我又拐进另一条胡同,发现全都是外地务工人员。他们租住在破旧的没有改造的四合院里,正在商量明天干什么活、拉什么活挣钱。

在同一个街面上,“六必居”在努力“梦回明朝”(相传六必居创自明朝中叶),“北京国际设计周”要一步跨进现代化,而不远处又有人为生存而算计。

同一个北京城,给人时空交错的感觉,既有现代的,又有过去的,也有未来的。过去、现代和未来交错在一起,就变成了今天北京的一种象征性画面。作为写作者,我觉得自己在面对一个非常复杂、非常丰富而且正在变迁的社会现实。

如何来写今天的作品,对每一位作家都是一个考验。对于我来说,现在所有能做的,就是这两本书,就是让人们知道,这些胡同、这些老四合院、这些老字号、这些已经被拆掉的或者还幸存的胡同,我们应该了解它们的过去和历史。

只有了解它们的过去和历史,才能够认真地对待它们。

摘自京报网

常。《鹊巢》所反映的便是这种传统的社会现象,所以用了中性词“居”。

但“鸠居鹊巢”用于婚嫁初义的比喻用法似仅此一例,后来其情感色彩全都转向了贬义。如唐刘知几在《史通》卷三的《表历》中,对班固《古今人表》把上起庖牺下迄秦皇都编入断代史《汉书》的做法进行了严厉批评,认为这种把非汉代人物放入汉代史书的做法,无疑就是“鸠居鹊巢”,是非常不妥当的。

后来“居”演化为“占”,就完全成了典型的贬义成语。如纪昀《阅微草堂笔记·如是我闻(四)》之“我自出钱租宅,汝何得鸠占鹊巢?”就带有明显的贬的色彩了。

摘自《咬文嚼字》

根据生活经历,我写了一本《我们的老院》。我从小住在前门西打磨厂胡同的大院儿里,我在那个大院儿里生活了21年。《我们的老院》就写了大院儿里的一些街坊邻居,写他们的悲欢离合,大院儿的起起落落。

我还写了一本《蓝调城南》,这是10年前出版的书,北京出版社要再版这本书,我又补充了5万字左右的内容。这本书主要是写地理。

两本书,一本写人,一本写地理。这样两本书,希望它们相辅相成。

北京的价值在于老胡同

近几十年来,北京城发生了巨大变化。谈起这个变化,我的心情是极其复杂的。

北京之所以称为北京,它的价值就在于这些老胡同。实际上,大规模的胡同拆迁就是最近这些年的事儿。为什么呢?因为经济要发展,这些胡同正好是城中心,寸土寸金的地方。

开发商考虑的是价格,我们考虑的是价值。价值背后,依托的是文化,价格背后,依托的是商业。商业对整个北京进行了重构,所有的胡同、老字号、老会馆都成为重构的商品的一部分。面对这样的现实,我认为我们对传统文化并不是真正的热爱、真正的珍惜。考虑更多的,还是利益,而且是眼前的利益。

重新开张的六必居

有一年国庆假期前,我去了趟前门。六必居刚重新开张,整整装修了两年,内部彩绘挺漂亮。

六必居是前店后厂,后厂现在是新的单位,但前店基本上保留了原貌,进门一溜儿矮柜,挺气派。它之所以翻修一新,实际上是想把“老字号”重新恢复,希望用“老字号”吸引人。我去看时,跟小时候见到的店内模样差不多。酱菜的品种比原来丰富,但也有很多品种已做不出来了。

我买了几样咸菜,其中有半斤糖蒜。六必居的糖蒜在北京特别有名。为

“鸠占鹊巢”原是借喻婚嫁

“鸠占鹊巢”如今形容强占别人家园或位置等恶劣行径,为典型的贬义成语。然其初义并无强占之意,情感上也不含贬的色彩,而是用来借喻新娘喜庆的婚嫁场景的。

这条成语源出《诗经·召南》的《鹊巢》篇,原文是“鸠‘居’鹊巢”,而非“鸠‘占’鹊巢”:

维鹊有巢(喜鹊呀有个巢),维鸠居之(鸠鸟哇要去住它);之子于归(这个女子出嫁了),百辆御之(百辆车来亲迎她)。

以上是传统的古注说法。如今一

般认为《关雎》只是一首写男女恋爱之诗,《鹊巢》则是男女婚嫁,只是恋爱与婚嫁双方都是贵族。诗人以比兴手法,把新郎喻为鹊,把新娘喻为鸠,新郎备好了婚房,去迎娶新娘,新娘就要来住新郎备好的婚房了。这就是“鸠居鹊巢”最初的喻义:女子出嫁之后以夫家为家。

“居”字古今都是中性词,“占”则多含贬义。我国传统的宗法社会中,男性历来都是社会主体,女性大多依附于男性,因而男婚女嫁的结果,便是女方住进男方家里,这在旧时很正